

环湾生活周刊

宗元中国
海丝泉州

19版 温陵志/
常安古道:德化驿路的
繁华旧梦

20版 创意/
伴手礼载海丝乡愁
走向远方

21版 品味/“淡生活”走热 22版 养生/早饱不是“胃口小” 23版 食疗/代茶饮调理亚健康 24版 茶道/好物借茶香拓新境

下周将迎中秋节,观月、咏月、泛舟、宴饮、团圆……千年雅事在泉州的江风诗酒里从未褪色

一轮明月照古今



在泉州,中秋不仅有“笋江泛月”的诗情画意,也有月映双塔的动人景色。(陈起拓 摄)

本报讯 (融媒体记者吴琴云)下周就要迎来传统节日中秋节了,这也是一年中最佳的赏月时节。中秋之月,从来不是单纯的天象清辉,而是中国人镌刻千年的团圆文化图腾,是山河与人心最温柔的共情载体。无论你是北京、在上海,抑或在泉州、在台湾,举头所见,是同一轮明月,心头回荡的都是思亲、团圆的念想。

“中秋”一词,源自《周礼》:“中秋夜迎寒,亦如之。”中秋赏月的习俗,最早可追溯到上古的秋夕祭月。彼时先民恪守礼制,于仲秋之夜设坛祭月,答谢月神润泽万物、佑护稼穡,祈愿岁稔年丰、四时安宁,这是中秋月俗最初的底色。后来,赏月慢慢褪去了祭祀的肃穆之色,从皇家的祭坛走向民间的庭院。

关于民间中秋赏月活动最早的文字记载,出现在魏晋时期,东晋名士谢尚中秋夜泛舟牛渚,引得无数文人效仿,渐成文人阶层的风尚。到了国力鼎盛的唐代,

中秋赏月在长安城里蔚然成风,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太液池赏月的故事传遍天下,农历八月十五也正式被确立为中秋节。于是便有了唐代的骊月(即玩月)习俗。泉州人欧阳詹在《长安骊月诗序》里写得明白:“八月之于秋,季始孟终。十五于夜,又月之中。稽于天道,则寒暑均,取于月数,则蟾兔圆……”说的全是中秋适合赏月的硬道理,也把“骊月”彻底理论化了。及至宋代,赏月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,北宋朝廷将农历八月十五定为国家节庆,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载的中秋夜,富家结饰台榭,民间争占酒楼赏月,夜市通宵营业,笙歌之声远闻千里,赏月彻底成了全民共享的雅事。更重要的是,一轮圆满的明月,恰好暗合了中国人对团圆的全部想象:游子望着明月想起故乡,亲人隔着千里共此清辉,失意的人对着圆月抒怀,旷达的人借月色畅想未来。从杜甫的“月是故乡明”到苏轼的“千里共婵娟”,就是将这人生的聚散、世事的感慨,全都揉进了中秋的月

色里。

作为古代“海上丝绸之路”重要起点城市的泉州,从来不缺与中秋明月有关的故事。

北宋宰相韩琦生于泉州,后人在他出生的地方建了一座“生韩宫”,有一年,韩琦率军出征西夏时写下咏月诗,其“月满中秋夜,人人惜最明”诗句,充满了归家团圆的渴望。

明代世称“桃陵先生”的永春人颜廷渠,一生潇洒自在,每年中秋,他都会约上好友,开一樽好酒,一杯敬知己、一杯敬自己,他所作的《中秋对月有怀》诗也是酒香满溢:“乌鹊翩翩栖复惊,草虫露下作秋声。开樽剩有天香馥,倚席偏宜夜气清。不浅庾公楼上兴,因思玄度月中情。从今欲制荷衣著,止酒其如笑独醒。”

清末,泉州举人杨家栋喜好咏月。他曾于月夜上九日山凭吊唐代隐士秦系,并作诗曰:“醉席曾经卧晋贤,

千秋陈迹付寒烟。多情惟有山间月,夜夜瞋人伴石眠。”还有一年,中秋之夜,他泛舟金溪与笋江之间,写下了有名的《甲戌中秋双江泛月》:“良宵十五月初生,印入中流分外明。梦绕芦花诗忽冷,香倾竹叶酒怀清。轻舟荡漾水秋无迹,一笛横江夜有声。万顷金波潮正满,归来画舫恰三更。”从月升到月盛,从泛舟到归家,完整记录了这次中秋夜游的过程,流露出诗人沉醉于自然美景、流连忘返的愉悦心情。诗中既有金波、明月的视觉色彩美,又有笛声的听觉音乐美,更有酒香的味觉通感,展现了诗人高雅的审美情趣和豁达的心境。观月、咏月、泛舟、宴饮、团圆,这些恰恰是自古以来中华赏月民俗中的重要环节。

风月不老,文脉恒长。岁岁中秋,年年月明,千年温陵,始终以一城山水古韵、万般风月深情,静待人间圆满、岁岁安康。今年的中秋赏月,你准备好了吗?

(相关报道见第十八版)



(中国晚报优秀专栏)

□本期执行:融媒体记者 李菁

雕塑艺术 让材料自己说话



南多·阿尔瓦雷斯(Nando Alvarez),西班牙著名艺术家。此前,来泉以海洋和水生生物为灵感创作雕塑《海洋》。

在过去二十多年里,我的雕塑被安放在全球近30个国家的广场、公园和公共空间里。如果有人问我,你的风格到底是什么?我会说:“抽象。”抽象,其实是一种艺术创作态度——让材料自己说话。

很多人以为雕塑家的工作是从构思开始的,我不这么认为,我的工作是从倾听材料开始的。大理石、木头、青铜、钢铁,每一种材质都有自己的“脾气”和边界,我的想法是必须先去适应它们。一块葡萄牙大理石的内在纹理,一段加拿大雪松的纤维走向,已经决定了以它们为材质的作品可以成为什么样子。我所要做的是理解材料上的“局限”,

让作品自然地“生长”出来。如果你看过我的作品,会发现它们大多是圆润的、流动的,带着波浪般的起伏。因为我的灵感大多来自自然,比如,水、云、火,还有风。它们永远在变化,永远在运动,没有凝固的瞬间。我试图做的是用石头和金属去捕捉这种持续的运动感,让一件静止的雕塑看起来仍然在呼吸、在流淌、在燃烧。

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,就是用作品向观众传达某个特定的信息。比起信息,我更想让大家带走“感觉”。同一件雕塑,有人看见风;有人看见水;有人想起某个下午;有人什么都不想,只是觉得舒服。我经常对观众说:

“不要在意我怎么想,去找你自己的解释。”作品一旦离开工作室,它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了,它属于每一个站在它面前的人。

现在的我们正处于一个用新技术创作作品的新时代,这些作品以前过于复杂或昂贵。我们必须学习使用这些新技术,但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旧技术。我在家乡当学徒的那些年,学到的绝大多数概念至今仍然是我作为职业雕塑家最核心的东西。

如果有人要我给年轻创作者提建议,我的答案很简单,不要只在屏幕上研究艺术,而是要走到现实中去,去摸石头,去和木头较劲,去看别人怎么工作。理论可以给你视

野,但手感只能从双手里“长出来”。另外,不要急着找到自己的风格,风格不是找来的,是你做了足够多的作品之后自然浮现出来的。我做了多年的雕刻,作品“抽象”的特点不是我一开始就选定的,它是材料、经验和时间共同塑造的结果。

泉州是一座让我印象格外深刻的城市,对雕塑家而言,这里有着独一无二的意义,是一个到处都是雕塑工厂、艺术家和石头的城市;一个可以随时睁大眼睛学习技术、新工具、新材料的地方。在这里,我获得了和艺术家之间交流的好机会,希望有机会再次回到泉州,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展一些公共艺术项目。